

于建初文集

●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在出血。但是爲
了。我不會忘記自
人也下。是決心不
死。誰對合手。自
上月。上鞭打我。也
不。然。我。也。不。

醉写人生

于建初 著

醉写人生

于建初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醉写人生

于建初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华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6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830—2/I·265

印数：1—8050 册

定价：28.20 元

目 录

冰层下的火焰	(1)
跨国婚姻	(39)
山间钟响异客来	(190)
醉写人生	(252)
武圣逸事	(311)

冰层下的火焰

黑云低垂，飘然翻滚，再也看不到空中那轮白晃晃的太阳了。环绕哨所的白杨树在风中飘摇，发出怵怵的怪叫声。离哨所两公里远的龙庙集的村民们手忙脚乱地收着稻谷、草秸、衣服……刚才还被烈日烤得流油的男人的脊背此刻已被河风卷起来的尘土涂成黑灰色。女人尖硬的头发在风中拂舞。

哨所里没有人，安谧极了。

班长叶子开带着战士王立和邢竹所正在丹江边抢修线路。今早上连长打来电话，靠近江边的井字杆线路中断，命令叶子开务必在中午两点之前把线路抢通。叶子开他们赶到井字杆查看时，发现一电线杆在杆梢的木担处折断，造成木担歪斜、线路混线短路。他们三人奋战了一上午才把电线杆换好，接下来是把那根歪斜的木担固定。这时候离中午两点只有半个小时了。军令如山倒，不按时完成任务是要受处分的，为此，叶子开急得

直冒汗。

“王立，你老是盯着那姑娘干什么？快把钳子扔给我！”叶子开坐在电线杆上嚷道。

河堤上坐着个艳丽的姑娘。一上午她都用那个姿势坐在那里，背朝着他们，面部凝望着浊浪翻滚的江水。王立一半心思注意着她。

“王立，听到了没有？班长在喊你呢！”邢竹所用扳手敲打着钢箍以提醒王立的注意。

“那女人……我觉得有点不对劲。”王立断断续续道。

“你这家伙满脑子想女人，不分个轻重缓急！现在是什么时候？离两点钟只有二十分钟了，快把钳子扔上来！”叶子开吼道。呼啸的河风把他的解放帽吹落，翻滚着圈儿落在沙丘上，帽子上很快盖上了一层水粒。

王立心急火燎地把钳子往上扔了两次，叶子开都没接住。叶子开又骂开了：

“你怎么搞的，眼睛长到屁眼上去了？”

“竹所，你下来拿，我……觉得那女人会出事。”王立心情忐忑地嚷道，快步朝那色彩艳丽的姑娘奔去。

“这家伙气死我了，回去报告连长，不处分他我就不当这个班长了！”叶子开骨碌一声从电杆上滑下来，拾起地上的钳子，扔给杆上的邢竹所。

王立疾步如飞，呼啸的风在他耳边刮响，双脚着地

处溅起一片沙砾，一行深浅不一的脚印在他身后平整的沙滩上伸延。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近那姑娘，在离姑娘一丈余远的地方停住脚，喘着粗气，注视着跟前的女人。

王立在姑娘的斜侧面停住脚，姑娘没有发现她的斜侧有人。她依旧抱着双膝，下颏搁在双膝上，双眼圆瞪看滔滔的江水。

这姑娘美丽极了！

姑娘着一套乳白和淡红色相间的连衣裙，纤细的腰肢上捆着根宽松的鳄鱼皮腰带，衣裙的皱褶处落满尘沙。一头卷曲的头发高高披在后脑勺上，纤长圆润洁白的颈项显示出姑娘的高雅圣洁。

王立于咳一声，以便引起姑娘的注意。姑娘却不为所动，搁在沙地上的双脚已表明，姑娘一直没有移动过。她是否睡着了？

风大了，雨点相继落下，一滴一滴的坚硬冰冷的雨水打在姑娘的背上，姑娘依然纹丝未动。

雨更大了！

王立想上去拍拍姑娘的双肩，但他不敢。他只有二十岁，没有和女性打过多少交道。要接触女性的身体对他一个大兵来说更是不敢了。他加大力气咳嗽了一声，姑娘却依然不为所动。他纳闷了，心跳也在加快，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这回他绕到了姑娘的前面。

姑娘正抬起一双惊诧的眼睛。

姑娘的双眼皮下有一对奇特的大眼睛。这眼睛没有神，目光直直的，仿佛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叫王立可以相信的是，这双眼睛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会浮出这样的灰光。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美丽非凡、勾魂摄魄的。他被这双神奇的眼睛震动了。好一位美丽的天使哟，那挺拔的鼻梁和她的樱桃小口使她的脸显得多么生动而富有魅力。

她的脸是惨白的死灰色，虽然洁白如玉，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这姑娘可能是来江边寻求生命的解脱的。一种悲壮激昂的心情顿时袭入他的脑际。他要拯救这位姑娘。

“姑娘，你坐在这里有一上午了。”王立语气温柔亲切，雨水迷朦了他的双眼。

姑娘的嘴缓缓地蠕动了一下，雨水顺着她的额发往脸颊上直淌。姑娘眼睛一闭，身体一歪，倒在水湿的地上。

叶子开和邢竹所赶来了。

“班长，她昏厥过去了！”双膝着地扶着姑娘的王立急切地喊道。

“快去叫医生！”叶子开对邢竹所吼道。

“还是先把她弄回哨所再说吧，这风雨天，你没看见她全身冻得发抖！”邢竹所刚起步又回过头来说。

“这，这怎么办！谁来背她？”叶子开摊开双手，不知所措。

“我来背，这时候还能分男女？”

叶子开把姑娘扶到王立背上，邢竹所跑去叫医生去了。

二

王立将湿漉漉的姑娘放到床上，姑娘脸色苍白，呼吸微弱。

“要给她换件衣裳。”王立道。

“我们都是男人，怎么换？”叶子开道。

就在这个时候，邢竹所领着一位年约六十岁的白发老头冒雨闯进了房间。

“病人呢？”白发老头一进门就问。

“睡在里间屋里。”

“哎呵！”医生见到姑娘便惊讶地说：“你们怎么不给她换套衣裳呢。”

“我们都是男人，不好意思换！”

“啧啧，姑娘冻成这样，你们还有那么多顾虑，快拿件大衣来。”

医生亲自脱下姑娘的衣裳。姑娘突然一丝不挂地暴露出了她美丽丰满的胴体。

“哎呵，这姑娘被打成这样！”医生惊叹道。

天使般美丽的姑娘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双乳上被啃了数处疤痕。医生用大衣把姑娘裹上，摸了脉，听了心脏，掰开嘴看了舌头，说：

“姑娘严重失眠，精神十分衰弱，有几天没吃东西，加上风吹雨淋，昏厥过去了。她是你们什么人？”

“江边碰上的，当时她昏倒在地上。”叶子开道。

“多漂亮的姑娘，她太不幸了，被男人虐待成这个样子！”医生边说边帮她打了针。

“你们好好照顾她，等她醒来后煮点好东西给她吃。”

医生走了。

姑娘睡得很香。

叶子开吩咐王立把上午用过的器材擦拭一遍。他和邢竹所则做中午饭。快下午三点了，他们仍没有吃饭。叶子开从鸡笼里抓了只鸡，宰了准备炖鸡汤给姑娘喝。

二

夏天的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没过多久，太阳又朝大地辐射着耀眼的光芒，不见了乌云，不见了雨儿，天空湛蓝湛蓝的。地面上流淌着暴风雨过后还没有流尽的雨水，到处都是一片哗哗啦啦的水响声。积满水的洼

地上漂浮着落叶和杂物。树叶被雨水洗得翠绿，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绿幽幽的光芒。迤逦的群山呈黛绿色、层峦叠嶂、灌木横陈。

“吃饭了，王立，看那姑娘醒了没有？”叶子开把饭菜端到桌上说。

王立走进里屋，见姑娘呼吸急促，脸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热、热，好热呵！”姑娘梦呓般地喊。

“班长，姑娘醒来了，她说她很热。”

“姑娘的衣服已经干了，你把衣服取来给她。”

王立拎着衣服到了里屋，发现姑娘已坐起来了。她用大衣裹着身体，白皙圆润的肩膀露在外面。

“我怎么到这来了？”姑娘惊异地说道。

“在河边，你昏厥过去了，我们把你背了回来。你睡了有整整两个小时。医生说，你精神受了强烈的刺激，要好好休息，并要注意营养。”王立在姑娘面前显得很腼腆。

叶子开和邢竹所端着鸡汤和饭菜进来了。

“姑娘，你饿了吧？吃点东西，待会我们再聊聊天。”叶子开道。

“我不想吃东西，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姑娘瞪圆了眼，显出无比的愤怒。

“你的身体太虚弱了，在河边，我真担心你会出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说给我们听，或许我们能帮你点什么。”王立安慰她。

姑娘绝望的双眼闪出一线希望之光。她秀丽的大眼睛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三个大兵。

“你们是军人，把我一个女孩子弄到这里，不怕领导批评？”

“你不用担心这些，说不定领导还会表扬我们呢。”

叶子开三人出了里屋，把房门关上。三人围在桌边吃饭。饭桌上没有一个人吭声。每个人似乎都有心事。很快，他们吃完了饭。班长叶子开说，饭后他要开个班务会。

按惯例，班务会应该是礼拜天晚上开，今天情况特殊，有必要讨论一下今天遇到的这两件事。

叶子开清了清喉咙，道：

“今天的班务会有两个内容，一是上午抢修线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慢了十五分钟，影响了一个部队收听军区的电话会议精神。连长打来电话，要我们查查原因，再向他汇报。这个问题我看不用查了，很简单，王立不去救那位姑娘，任务就可以按时完成，但是，人是要救的。当兵的职责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待会我如实向领导汇报情况，他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另外是这位姑娘的事……”

叶子开话还没有说完，色彩艳丽的姑娘就开门进来

了。

“我的问题你们就不用讨论了。”姑娘不无歉意地说：“是我不好，影响了你们部队的工作，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这就走。”

“你家在哪里？”叶子开问。

“就在龙庙集。”

“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你，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龙庙集也不会有你这样派头的姑娘。”

姑娘双眼湿润了，紧接着面色十分苍白，大颗大颗的眼泪滚滚而下。她哭了，哭得很凄切。她强烈地压抑着，但还是哭出了声音来。

三

姑娘给他们讲了个故事，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小县城，高中毕业后在家中待业。我固执、任性、好玩，对世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很乐意追求时代的新潮流。别人都说我长得聪颖美丽，不应该待在小县城里，应该到大城市里去有所作为。我想当电影明星或舞蹈家或别的什么家。

我打算到省城南昌去玩几天。在去南昌的车上，有个三十多岁左右、很有风度的男人对我特别好。他说他

是搞武术的，是省杂技团的武术教练。看他牛高马大，满身肌肉疙瘩，刀削斧刻的面容，就相信他是搞武术的了。他说他的团里要个搞舞蹈的女孩子。我的长相和素质都很适合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团里去。我说愿意先到杂技团看看。在中途转车时，我也跟着他上了车。因是黑夜、加上我是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到南昌。怎么搭车我都不清楚，没想到那趟车是开往湖北襄樊的。到襄樊后，他惊讶，我也惊讶。他说他倒了大霉，搭错车了，白跑一夜的路程，要返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他说钱由他出。就这样，我们又搭上了另一趟车。那时候我已经迷迷糊糊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乘坐几个小时车后，车在一个叫黄欧镇的镇上停下。他说车是中途休息吃午餐，我跟他进了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顿，到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后，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张蚊帐百孔千疮，棉被肮脏不堪的木板床上。当时下着雨，毛草盖的房顶上叮咚叮咚地往下滴着雨水。地面上的水有脚踝深，泥土筑就的墙壁拆裂开来，外面的风雨呼呼啦啦地往里面灌。打开木板门看时，才知这是个破烂不堪的村庄。我惊叫一声，顿时泪流满面，天旋地转，昏厥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个嘶哑的声音，在唤我老婆老婆的，睁眼看时，见是个面目凶残、眼睛细小、矮矮墩墩却是筋骨累壮的四十岁左右黑不溜秋的丑陋男人。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被那个自称教练的家伙卖给了眼前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已占有了我的身体。当他再一次想占有我时，我简直要发疯了。摸起旁边的一把镰刀，扬言他要是再靠近我时就自杀。不知怎么的，我又一次被他奸污了，全身撕心裂肺地剧痛，睁着双眼欲哭无泪，再也无力与他抗争。他说他是用三千元把我买来的，婚姻已经登记入册，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夫妻了。如果我要跑，他就会杀掉我，然后再到江西把我们全家都杀掉。我的身份证和一张全家照被他藏了起来。他不准我把此事向任何人声张。

他每天疯狂地在我身上发泄，虐待我，有时我不顺他他就用绳子把我吊起来，用竹板打我。三天之后，我试着要逃跑，被他发现，毒打了我一顿。我不敢再逃了。心想，暂时在这地方待段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说。一个礼拜后，也就是今天，那家伙出去了。我越想越觉得太自卑，还不如一只老鼠那样自在，就想跳江自杀。我死了，他也不会去找我的家人算帐。

姑娘哭诉完后，一双绝望中透出些许希望的眼睛扫视了他们一遍。班长叶子开无比同情地说：

“大家想想办法，我们设法把她救出火坑。”

“你们是部队上的，我这条命就全靠你们了。”姑娘一副期待的神情。

“王立是你老乡，他鬼点子多。王立你先出出主意看。”

王立问姑娘：“你们所谓的婚姻真的注册登记了吗？”

“他是这么跟我讲的。”

“不可能，婚姻登记哪有女方不知道情况的。要不法庭就在中间做了手脚。看这样行不，竹所，你去黄欧镇法庭了解一下。你男人叫什么名字？”

“王木乃。”

“你呢？”

“利晓。”

“我现在就去法庭。”竹所摩拳擦掌道。

“要注意，不要走漏了风声。利晓暂时住在我们哨所。利晓，你觉得这样行不？”

“王木乃很凶残，万一被他发现了我们都会吃亏的。”

“这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千个王木乃也别想把我们怎样？何况我们还有枪。”

四

残阳合璧，血色黄昏，哨所在夕阳下燃烧。

哨所后面有一簸箕形山坳，坳坡上怪石峥嵘，灌木

流泻，环绕山坳的是矗立在夕阳中的马背峰。马背峰形如马背。背上松林翡翠，百鸟啁啾，由上往下望，哨所犹如一个紫红色的火柴匣。匣上炊烟袅袅。炊烟融入天空的蔚蓝里不知所终。密密麻麻，凌乱不堪的房屋组成的龙庙集如一群黄蚂蚁，在滚动的云层下流动。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溪由马背峰上发源，穿过山坳，环绕哨所，汨汨潺潺，汇入波涛翻滚的丹江河。

哨所和山坳间有一块平整的草地，草地被夕阳染成淡红色。晚风拂来，阳光在草叶上叮咚起舞。两只彩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在芦草上飞扬。

利晓精神孱弱，面色却呈斜阳的淡红色。此时此刻，她心情开朗了许多。她坐在小溪边，一边欣赏着哨所周围的美丽景色，一边帮大兵们洗衣服。叶子开要她好好休息，她执意要洗。她毕竟是个手脚勤快的姑娘。在哨所的后侧洗衣服，很是安全，没有人会发现她。

王立从山坳里捡了一捆枯树枝回来，经过利晓的身边时，停住了脚，目光凝视着她。芦草地、小溪边、晚风携夕阳、绿水伴佳人，一幅令他如痴如醉的天然画卷展现在他面前。他当兵跑遍了半个中国，第一次见到这么美若天仙的姑娘。

利晓的臀部坐在一块光洁发亮的鹅卵石上，裙裾撩到大腿根部。洁白如玉的大腿呈弓形，双脚掌踩进清亮的溪水里。她纤细的腰微弓着，头部朝下，一头乌泽披